



凭吊古战场

陈有仓

一个地方，只要有抹不去的历史烟云，岁月的淹没，总会被人们忆起而不断把被岁月沉积遗忘的历史再挖掘出来进行怀想。

历史是不会泯灭的。

在青藏高原上，褐红色的悬崖峭壁上面，一座背靠华石山，面临药水河的古城堡坐落在那里，默默地承受着风霜雪雨的剥蚀。然而，就是这座城堡，一千多年前在盛唐灿烂的画卷里占据着显赫的位置。

石堡城，唐代的西域边陲要地，曾是兵家相争之地，唐代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其意是说，自古以来在那青海边，遍地白骨没人收埋。旧鬼在啼哭，新鬼在诉冤，每当天阴雨湿，哭声啾啾。悲惨的场面、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诗人以悲壮的情怀描写了古战场这一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凄惨场面，表现出了对当时帝王不满的情绪。虽然战争的硝烟已停止了上千年，但这一弹丸大小的古

战场上的烽火狼烟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古战场虽离我不远，无数次在它的脚下经过，也无数次在心中产生过凭吊的念头，但眼看着它脚下那片已被开垦种植的青稞或油菜籽在风中摇曳时，仿佛数万具尸骨在晃动，又不安地总会把目光收回匆匆离去，头脑中总有无数难解的疑团在缠绕。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倾听了当地老人的叙述后，当天空湛蓝，群山灿然，蜂飞蝶舞的六月间，我再次激起了凭吊古战场的心情，和几位文友蹂踏着松软的泥土，嗅着田野的芬芳，攀上了雄踞在悬崖峭壁上的石堡城。

站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高度，看远处那莽莽苍苍连绵起伏的苍山，看郁郁葱葱铺满各种野花的原野，心潮起伏。在红白相间，黄蓝点缀的各种野花簇拥着的石堡城下，张望南北，一条闪着银光的河流从遥远的山谷流来，又急匆匆流向远方汇入黄河；一条黝黑发亮蜿蜒起伏的柏油马路上，小型的、大型的、超大型

的各种车辆忙忙碌碌首尾相连地穿行，显示着交通运输的发达和这条交通纽带的重要。

用脚步丈量石堡城的长度和宽度，捡拾着遗留的残砖烂瓦，脚踩着残留的墙基，心绪不由飞向一千多年前。石堡城居高临下，位置险要，在这里曾发生过数次艰苦卓绝的争夺战，历次的血腥战斗，数万具白骨被战争的硝烟掩埋在脚下。在这里拷问一下历史，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会荡起悲壮的历史烟云。

石堡城上有大小两个方台，北面的为大方台，大方台三面险绝，南面的为小方台，两方台之间一条自然形成的狭窄的甬道相连。大方台是个不足 5000 平方米的城池，小方台更小，呈三角地形，不过是个瞭望台或烽燧台而已。该城为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吐蕃所置。当时，唐朝在湟源县城东设白水军。吐蕃认为，你先行筑城，我也该筑城。于是，吐蕃选择了唐蕃古道上这一险峻的地形修筑了城池。自此，唐蕃双方以石堡城为焦点，在此附近修筑了许多相呼应的防御工事。其中有与石堡城隔水相望的北京台，有南面约离石堡城三公里处的料瓣台等。战争因城池的修筑而频繁发生。早在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吐蕃多次侵扰陇右地区，百姓不得安宁。唐玄宗为了巩固西陲，遏制吐蕃势力东侵，于该年三月，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与河西、陇右地区驻防将帅共议攻城大计。但诸将均以石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孤军深入，恐遭覆灭为由，建议李祎“按军持重，以观形势”。李祎却认为做臣下的不能害怕艰险，即使

“众寡不敌”，也要“以死继之”。三月二十四日，集中精锐骑兵，大胆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日夜兼程杀至石堡城，一场突然的袭击，吐蕃守城官兵措手不及，石堡城被攻陷。消息一出，唐玄宗非常高兴：石堡，真是一个给大唐长了面子的地方！下令把石堡城改名叫振武军，留兵设防。自此，唐河西、陇右地区连成一片，百姓乐业，社会安定。此后吐蕃连战连败，国内大哗，便派使求和请婚，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也从中斡旋，唐应吐蕃要求，送与诗书。开元十八年，双方约以赤岭（今湟源日月山）为界，并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境）及赤岭互市。二十一年，唐蕃在赤岭树碑纪念，双方边将均参加了这一庆典。从大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的数十年时间里出现了承平盛世，国富民强的局面。

然而吐蕃东侵的野心并未终止，他们处心积虑，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三月，又出动强大兵力，再次攻打石堡城。但吐蕃军虽战马飞腾，士气昂扬，经过激烈征战，却被智勇善战的将帅臧希液所率唐军击败。吐蕃不甘心，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调集兵马，先攻陷了廓州（今贵德），随后向石堡城发起进攻。石堡城本是易守难攻之地，但由于当时守城将领盖嘉运放松了警惕，不及防守，结果轻易就被吐蕃军攻占，石堡城又丢了。

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唐玄宗派皇甫惟明攻打石堡城。皇甫惟明在与吐蕃军作战中连战连捷，立功心切，决定率廓州军向吐蕃所占重镇石堡城发起攻击。皇甫惟明率军到石堡城后，立即展开攻势。吐蕃守城将士一面凭险据守，一面传书求

援。吐蕃即派大论莽布支率军兼程支援，并得到吐谷浑小王的配合，与守城将士里应外合，攻打唐军。皇甫惟明由于急功近利，只顾攻城，忽略打援，决策失误，唐军再次功亏一篑，副将褚俐战死，石堡城屡攻不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被罢免。

我想石堡城是神圣的，只要狼烟乍起，城池和烽火台就会精神抖擞，傲视群雄，不管敌患来自何方。现在看来，它脚下那条宽阔的柏油马路由东而来，高傲地冲向远方，连鄙夷一眼石堡城的神情都没有，好像石堡城早该湮没到历史中去了。但那时也许这里只是山涧沟壑，人车难行；或许与此对峙的大山之间谷底狭窄，加上防守严密，一旦有士兵走动，从石堡城投掷的如雨的滚木、擂石、弓箭将把人马击得粉碎。一千多年前，这里究竟如何，已无据可考，不得而知。所以自古以来，唐朝和吐蕃把这个险要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争夺，谁占据后，只要警惕防守，不怕对方采取何种攻城措施。

大唐和吐蕃之间为了一个小小石堡城你守我攻，我守你攻，损兵折将。何故？在当时来说，石堡城的位置大概显得相当重要了。它的东面是“天下富庶出陇右”的陇西郡，是一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植被繁茂，物产丰富，极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理想之地。而它的西南只有风沙蔽日，凄苦寒凉，荒芜人烟的沙漠草地。

石堡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唐蕃双方争夺的焦点。吐蕃若得石堡城，就可以作为东进的跳板，继而挥师陇西，将富庶的河陇平原尽收囊中。唐朝若得石堡城，

就可据险而守，遏制吐蕃人对陇西平原的渗透和入侵。所以，当年轻的唐玄宗李隆基在结束了中宗睿宗两朝纷乱的局面，开始励精图治的开元盛世时，他的眼睛同样盯向了正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拿下它，就可以打出大唐的和平！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七月，唐玄宗又让兼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的王忠嗣(当时四镇兵力总共有26万人，一人持四将之印，掌控万里边疆，手握天下劲兵重镇，真令人惊奇。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去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肩负起重任后，以一个老将军戎马半生的阅历，以一个军人超越官位和杀伐的责任心，他终于看出了那隐藏在石堡城背后的秘密：要巩固西部边防，未必非要攻打石堡城，非要得到石堡城。他知道石堡城固然地势险要，万夫莫开，但是遏制吐蕃攻势的最关键，是要在整个战场对峙的局面下重创吐蕃的有生力量，控制最能够遏制吐蕃的区域，比拥有石堡城好，何必让手下士兵作出无谓的牺牲？于是王忠嗣经过周密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北线主力。接着发动了旨在打击吐蕃西线的积石山之战，将吐蕃军全歼，尔后吐蕃在青海、甘肃交界处设置的堡垒也几乎被全部摧毁。吐蕃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唐军控制了积石山区域，有力打击了吐蕃的威风。王忠嗣又千里奔驰，增援小勃律，击败吐蕃，大败联军，并在此战中大胆提拔了年轻将领李光弼和郭子仪。后虽小勃律叛乱，但慑于唐军军威不敢出兵。自此，唐军威震四方，然后

加强国防，沿积石山一线，修筑了多个防御工事，西北的防御连成了一线。用最小的代价打击对方势力，达到守卫边陲的目的，这就是王忠嗣超越了用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重大决策。

王忠嗣以他睿智的战略眼光和不凡的战略决策，取得赫赫战功，巩固了石堡城周边的疆域，彻底削弱了石堡城的军事地位。于是回到京城向唐玄宗禀报，现在整个西北防线已经成形，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更何况打这个地方会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没有必要强攻硬打。

王忠嗣无论从战略目的、经济利益，还是军事价值都解释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赔本的仗，也是一个送死的仗，不能打！

煞费苦心的解释却换来了唐玄宗怒气冲冲的回答：必须打，马上打。你不打，我换人。

王忠嗣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王忠嗣知道作为将帅服从命令是天职，不可顾及生命的代价。但他很清楚，万把条炮灰，巨大的战争物资消耗，对于一位将帅来说是命根子，尽管在唐玄宗眼里犹如损失一根鸿毛。石堡城，于军人是战略要地，于唐玄宗却是显露大唐帝国威风的招牌，是面子。不管损耗多少性命、多大物资。

这样的僵持局面令王忠嗣亲手栽培的将帅无不担心：你就依了皇上的命令吧，何况你是主帅，送死也不用你亲自去，小

小的石堡城，拼上万把条炮灰也就拿下来了。到时候加官进爵荣华富贵有的是，尽管享受。你要是不打，皇上可就要打你了！

面对爱将们的担心，王忠嗣却微微一笑，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

唐玄宗眼里的炮灰，是王忠嗣心中的生命，是生死与共的袍泽弟兄，拿他们的献血和生命换取我的官位，换取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我做不到！石堡城，我不打！

十月，唐玄宗派立功心切的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下令王忠嗣出兵配合，真应了将帅们的预料，你不打，皇上要打你了。王忠嗣迫不得已，只是没有全力以赴，石堡城久未攻克，董延光将责任尽数推到王忠嗣身上。加上宰相李林甫的从中作祟，大肆诬陷王忠嗣。唐玄宗闻讯大怒，遂将王忠嗣召回朝中，进行审问。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被押送京城解除兵权，下令处斩。消息传出，士兵哭声震天，举国悲泣。

幸好，唐玄宗召哥舒翰入朝，有人劝哥舒翰多拿一些金帛去营救王忠嗣，哥舒翰坦言，“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只带一个包裹入朝。

唐玄宗让哥舒翰取代王忠嗣的位置，临别时，哥舒翰跪地哀求唐玄宗，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唐玄宗有感于哥舒翰的赤诚，终于免去王忠嗣的死罪，但以阻挠军功的罪名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保住了性命。一代赫赫有名的将帅，一个即将入朝的宰相，却因皇上昏庸，奸臣当道而落

了个可悲的下场。王忠嗣由此抑郁寡欢，45岁即英年而逝。

哥舒翰以勇猛善战闻名，曾得到过王忠嗣的赏识与提携，当年随王忠嗣东征西讨而声名远大，成为朝廷新一代西北统帅的物色人选。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时，发现了哥舒翰，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从此，哥舒翰便在王忠嗣手下开始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同时还提拔契丹人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共同负责经略吐蕃。当时土蕃骚扰边境地区，哥舒翰率军与其争战。吐蕃军分成三个梯队，从山上依次冲下。哥舒翰的长枪折断，便持半截枪奋勇冲杀，连破三路吐蕃军，所向披靡。从此，哥舒翰声名大振。战后，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后，仍在边境抗御吐蕃。

当时，吐蕃军队时常四处抢掠。每到秋天麦熟之时，就会派出大批精锐骑兵去积石军（今贵德等地）屯田的地方抢麦子，几乎次次得手，并洋洋得意地把积石军麦田称为“吐蕃麦庄”。由于每次吐蕃兵都是劲骑有备而来，唐兵都不敢当其锋芒，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一年的麦子被吐蕃军队抢走。

天宝六年七月，哥舒翰就任河源军使后，决心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于是哥舒翰作了精心部署，然后事先派部将王难得、杨景晖等率兵马至东南谷设伏。同月，吐蕃又派出5000骑兵前来抢收粮食。

因为以往抢麦唐军皆在城中不敢出战，时间一久，吐蕃便习以为常。这次到积石军营垒后，便放马脱甲，准备入田割麦。哥舒翰趁吐蕃军立足未稳，亲率精锐骑兵从城中突然杀出。吐蕃军猝不及防，匆忙迎战，结果死伤过半，大败而逃。当逃至东南谷时，王难得、杨景晖等伏兵四起，一举将其全歼，无一人逃脱。经过此战，吐蕃不敢再来抢麦。

王忠嗣被贬以后，哥舒翰不敢忤逆唐玄宗开疆拓土的心愿。他对唐玄宗的想法非常清楚，所以上任后，即图在所辖边界有所建树，再立战功，决定先修筑神威城，他想该城的修建，正好在吐蕃军近前，对其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神威城建好后，吐蕃顿时觉得危机四伏，自己随时会有被唐军攻击的可能。为了解除威胁，吐蕃军调集兵马，在十二月冒严寒踏冰攻城。唐朝守军因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天气极寒，没能抵挡住吐蕃军的进攻，城池失守。

哥舒翰不愿放弃这座桥头堡，于是再次调集兵马，发起反攻，迅疾击败吐蕃军，然后再建一座应龙城，并派兵驻守，与神威城互相策应。从此吐蕃军不敢再犯。

此战，哥舒翰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于两军争夺的前沿设防，赢得了战事的主动权。这时，两国的战争已朝着唐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多次取胜后，唐玄宗再次把目标锁定在石堡城。

天宝八年六月，唐玄宗下令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朔方等部兵马及突厥阿布思部共六万三千人，再攻石堡城。

对于攻打石堡城，哥舒翰绝不会掉以轻心，几任将帅有的不惜血的代价换取，有的落了个丢官性命难保的下场，哥舒翰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

哥舒翰为了夺取石堡城，便把大同军兵马使高秀岩和河源军兵马使张守瑜作为主攻先锋，偷袭石堡城。

战斗打响，满身披甲的哥舒翰看着面前这个早就做好固守准备的城池，不禁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这次攻打石堡城，不知又要丢下多少具大唐男儿的尸骨。

高秀岩自夺得先锋之位后，一直绞尽脑汁，把熟悉石堡城地形的好多振武军的老兵一一找过来进行询问，研究制定方案，准备夜袭石堡城。高秀岩发起猛攻时，就被守在城堡上的暗哨发现，随着密集的箭雨，唐军死伤无数，高秀岩知道偷袭失败，便鸣鼓收兵。

以后几天，高秀岩又指挥大军向石堡城发动了几次进攻，但吐蕃防守严密，准备充分，战事对唐军极为不利，屡攻不克。哥舒翰情急之下下令：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攻下石堡城。

吐蕃守军虽仅数百人，但凭险据守，准备了大量的弓箭、雷木、滚石死死镇守。唐军进攻数日，伤亡惨重，尸首摆满了山，仍难破城。哥舒翰欲将杀一儆百，斩高秀岩、张守瑜之首。两将军叩首求饶：“禀大帅，石堡城城高墙厚，吐蕃守军作战勇猛，非一天两天所能攻下。如果石堡城这么容易能被我军攻下，大帅也就不用出动六万多的大军前来攻打了。再给三日期限，三日内若不能破城，再杀不迟。”

这三天时间里，高秀岩与张守瑜率大同军和河源军向石堡城发动了数十次激烈的猛攻。只见满天的石块和弩箭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向石堡城飞去，士兵趁机冲到城墙下搭起云梯向城头发起攻击，箭塔也冒着被砸烂的危险前移到距离石堡城最近的地方，射杀着城墙上的弓箭手和防守的士兵。唐军士气大振，无一不拼死向上攻击前进，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如期攻破了石堡城，俘虏吐蕃大将铁刃悉诺罗等400人。

哥舒翰虽以数万人的惨重代价攻下了石堡城，但也得到了诗人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首诗中“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的讥讽，也使他的一生蒙上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阴影。

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遂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随后就加官进爵了，声威显赫一时。

站在古战场的尘埃上，遥想一千多年前数万条人命就这样长眠在青海高原上，长眠在荒草凄凄间，遥想王忠嗣悲惨的命运，遥想李白辛辣的嘲讽，遥想哥舒翰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遥想远不可及的海心山上哥舒翰曾修筑的“神威城”，禁不住悲从中而来，我的心情再也轻松不起来。石堡城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印痕，是一缕精魂，还是一丝惋叹？是一曲赞歌，还是无声的眼泪？

可我又想起了王忠嗣的那句超越了战场胜负，穿过历史尘封，却依旧振聋发聩的豪言，它仿佛在药水河畔回响，在荒凉而静默的石堡城上空回荡。